舊唐書/卷1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訓　鄭注　王涯　王璠　賈餗　舒元輿　郭行餘　羅立言　李孝本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七十
列傳第一百二十　裴度

► 李渤　張仲方　裴潾　李中敏　李甘　高元裕　李漢　李景儉

裴度

裴度，字中立，河東聞喜人。祖有鄰，濮州濮陽令。父漼，河南府澠池丞。度，貞元五年進士擢第，登宏辭科。應制舉賢良方正、能直言極諫科，對策高等，授河陰縣尉。遷監察御史，密疏論權幸，語切忤旨，出為河南府功曹。遷起居舍人。元和六年，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，尋轉本司郎中。

七年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。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，牙軍立小將田興為留後。興布心腹於朝廷，請守國法，除吏輸常賦，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。興承僭侈之後，車服垣屋，有逾制度，視事齋閣，尤加宏敞。興惡之，不於其間視事，乃除舊采訪使廳居之，請度為壁記，述興謙降奉法，魏人深德之。興又請度遍至屬郡，宣述詔旨，魏人郊迎感悅。使還，拜中書舍人。

九年十月，改御史中丞。宣徽院五坊小使，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，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，小不如意，即恣其須索，百姓畏之如寇盜。先是，貞元末，此輩暴橫尤甚，乃至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，不令出入汲水，曰：「驚我供奉鳥雀。」又群聚於賣酒食家，肆情飲啖。將去，留蛇一篋，誡之曰：「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，可善飼之，無使饑渴。」主人賂而謝之，方肯攜蛇篋而去。至元和初，雖數治其弊，故態未絕。小使嘗至下邽縣，縣令裴寰性嚴刻，嫉其兇暴，公館之外，一無曲奉。小使怒，構寰出慢言。及上聞，憲宗怒，

促令攝寰下獄，欲以大不敬論。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，帝怒不解。度入延英奏事，因極言論列，言寰無罪。上愈怒曰：「如卿之言，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；如小使無罪，即決裴寰。」度對曰：「按罪誠如聖旨，但以裴寰為令長，憂惜陛下百姓如此，豈可加罪？」上怒色遽霽。翌日，令釋寰。尋以度兼刑部侍郎，奉使蔡州行營，宣諭諸軍。既還，帝問諸將之才，度曰：「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，終有所成。」不數日，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，帝尤嘆度之知人。

十年六月，王承宗、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，亦令刺度。是日，度出通化里，盜三以劍擊度，初斷靴帶，次中背，才絕單衣，後微傷其首，度墮馬。會度帶氈帽，故創不至深。賊又揮刃追度，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，賊反刃斷義手，乃得去。度已墮溝中，賊謂度已死，乃舍去。居三日，詔以度為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度勁正而言辯，尤長於政體，凡所陳諭，感動物情。自魏博使還，宣達稱旨，帝深嘉屬。又自蔡州勞軍還，益聽其言。尚以元衡秉政，大用未果，自盜發都邑，便以大計屬之。

初，元衡遇害，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，憲宗大怒曰：「若罷度官，是奸計得行，朝綱何以振舉？吾用度一人，足以破此二賊矣。」度亦以平賊為己任。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，詔以衛兵宿度私第，中使問訊不絕。未拜前一日，宣旨謂度曰：「不用宣政參假，即延英對來。」及度入對，撫諭周至。時群盜干紀，變起都城，朝野恐駭。及度命相制下，人情始安，以為必能殄寇。自是誅賊之計，日聞獻替，用軍愈急。

十一年，莊憲皇后崩，度為禮儀使。上不聽政，欲準故事置冢宰，以總百司。度獻議曰：「冢宰是殷、周六官之首，既掌邦理，實統百司。故王者諒闇，百官有權聽之制。後代設官，既無此號，不可虛設。且國朝故事，或置或否，古今異制，不必因循。」敕旨曰：「諸司公事，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。」識者是之。

六月，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於鐵城，中外恟駭。先是，詔群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。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為便，翰林學士錢徽、蕭俛語尤切，唯度言賊不可赦。及霞寓敗，宰相以上必厭兵，欲以罷兵為對。延英方奏，憲宗曰：「夫一勝一負，兵家常勢。若帝王之兵不合敗，則自古何難於用兵，累聖不應留此兇賊。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，及朝廷制置當否，卿等唯須要害處置。將帥有不可者，去之勿疑；兵力有不足者，速與應接。何可以一將不利，便沮成計？」於是宰臣不得措言，朝廷無敢言罷兵者，故度計得行。

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，隱沒進奉物。留其奴於仗內，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。度奏曰：「王鍔身歿之後，其家進奉已多。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，臣恐天下將帥聞之，必有以家為計者。」憲宗即日遣中使還，二奴付京兆府決殺。

十二年，李醞、李光顏屢奏破賊，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，度支供餉，不勝其弊，諸將玩寇相視，未有成功，上亦病之。宰相李逢吉、王涯等三人，以勞師弊賦，意欲罷兵，見上互陳利害。度獨無言。帝問之，對曰：「臣請身自督戰。」明日延英重議，逢吉等出，獨留度，謂之曰：「卿必能為朕行乎？」度俯伏流涕曰：「臣誓不與此賊偕全。」上亦為之改容。度復奏曰：「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，料此逆賊勢實窘蹙。但諸將不一，未能迫之，故未降耳。若臣自赴行營，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，破賊必矣！」上然之。翌日，詔曰：

輔弼之臣，軍國是賴。興化致理，秉鈞以居。取威定功，則分閫而出。所以同君臣之體，一中外之任焉。屬者問罪汝南，致誅淮右，蓋欲刷其汙俗，吊彼頑人。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，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，何獸困而猶鬥，豈鳥窮之無歸歟？由是遙聽鼓鼙，更張琴瑟，煩我臺席，董茲戎旆。朝議大夫、守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飛騎尉、賜紫金魚袋裴度，為時降生，協朕夢卜，精辨宣力，堅明納忠。當軸而才謀老成，運籌而智略有定。司其樞務，備知四方之事；付以兵要，必得萬人之心。是用禱於上玄，揀此吉日，帶丞相之印綬，所以尊其名；賜諸侯之斧鉞，所以重其命。爾宜宣布清問，恢壯皇猷，感勵連營，蕩平多壘，招懷孤疾，字撫夷傷。況淮西一軍，素效忠節，過海赴難，史冊書勛。建中初，攻破襄陽，擒滅崇義。比者脅於兇逆，歸命無由。每念前勞，常思安撫。所以內輟輔臣，俾為師率，實欲保全慰諭，各使得宜。汝往欽哉！無越我丕訓。可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蔡州刺史，充彰義軍節度、申光蔡觀察等使，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。

詔出，度以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，不欲更為招討，請只稱宣慰處置使。又以此行既兼招撫，請改「翦其類」為「革其志」。又以弘已為都統，請改「更張琴瑟」為「近輟樞衡」，請改「煩我臺席」為「授以成算」，皆從之。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，太子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，司勛員外郎李正封、都官員外郎馮宿、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兩使判官書記，皆從之。

初，德宗朝政多僻，朝官或相過從，多令金吾伺察密奏，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。及度

輔政，以群賊未誅，宜延接奇士，共為籌畫，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，憲宗許之。自是天下賢俊，得以效計議於丞相，接士於私第，由度之請也。

自討淮西，王師屢敗。論者以殺傷滋甚，轉輸不逮，擬議密疏，紛紜交進。度以腹心之疾，不時去之，終為大患，不然，兩河之盜，亦將視此為高下。遂堅請討伐，上深委信，故聽之不疑。

度既受命，召對於延英，奏曰：「主憂臣辱，義在必死。賊滅，則朝天有日；賊在，則歸闕無期。」上為之惻然流涕。

十二年八月三日，度赴淮西，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，上御通化門慰勉之。度樓下銜涕而辭，賜之犀帶。度名雖宣慰，其實行元帥事，仍以郾城為治所。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，乃罷知政事，出為劍南東川節度。

既離京，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顏、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：「若俟度至而有功，即非我利。可疾戰，先事立功。」是月六日，將出兵，與賊戰於賈店，為賊所敗。度二十七日至郾城，巡撫諸軍，宣達上旨，士皆賈勇。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，進退不由主將，戰勝則先使獻捷，偶衄則淩挫百端。度至行營，並奏去之，兵柄專制之於將，眾皆喜悅。軍法嚴肅，號令畫一，以是出戰皆捷。度遣使入蔡州，元濟與度書曰：「比密有降款，而索日進隔河大呼，遂令三軍防元濟，故歸首無路。」

十月十一日，唐鄧節度使李愬，襲破懸瓠城，擒吳元濟。度先遣宣慰副使馬總入城安撫。明日，度建彰義軍節，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。李愬具櫜鞬以軍禮迎度，拜之路左。度既視事，蔡人大悅。舊令：途無偶語，夜不燃燭，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，以軍法論。度乃約法，唯盜賊、鬥殺外，餘盡除之，其往來者，不復以晝夜為限。於是蔡之遺黎，始知有生人之樂。

初，度以蔡卒為牙兵。或以為反側之子，其心未安，不可自去其備。度笑而答曰：「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，元惡就擒，蔡人即吾人也。」蔡之父老，無不感泣。申、光之民，即時平定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度自蔡州入朝，留副使馬總為彰義軍留後。初，度入蔡州，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。聞，上頗疑之。上欲盡誅元濟舊將，封二劍以授梁守謙，使往蔡州。

度回至郾城遇之，乃復與守謙入蔡州，量罪加刑，不盡如詔。守謙固以詔止，度先以疏陳，乃徑赴闕下。二月，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、弘文館大學士，賜勛上柱國，封晉國公，食邑三千戶，復知政事。

憲宗以淮西賊平，因功臣李光顏等來朝，欲開內宴，詔六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。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，出私財以助用，訴於執政。度從容啟曰：「陛下營造，有將作監等司局，豈可使功臣破產營繕？」上怒奉國泄漏，乃令致仕。其浚龍首渠，起凝暉殿，雕飾綺煥，徙佛寺花木以植於庭。有程異、皇甫鎛者，奸纖用事，二人領度支鹽鐵，數貢羨餘錢，助帝營造。帝又以異、鎛平蔡時供饋不乏，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。度延英面論曰：「程異、皇甫鎛，錢穀吏耳，非代天理物之器也。陛下徇耳目之欲，拔置相位，天下人騰口掉舌，以為不可，於陛下無益。願徐思其宜。」帝不省納。度三上疏論之，請罷己相位，上都不省。事見《鎛傳》。

又賈人張陟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，朝汶於陟家得私簿記，有負錢人盧載初，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跡，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。坦男不敢申理，即以私錢償之。及徵驗書跡，乃故鄭滑節度盧群手書也。坦男理其事，朝汶曰：「錢已進過，不可復得。」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其暴橫之狀，度與崔群因延英對，極言之。憲宗曰：「且欲與卿商量東軍，此小事我自處置。」度奏曰：「用兵，小事也；五坊追捕平人，大事也。兵事不理，只憂山東；五坊使暴橫，恐亂輦轂。」上不悅。帝久方省悟，召楊朝汶數之曰：「向者為爾使我羞見宰相。」遽命誅之。

初，淮、蔡既平，鎮、冀王承宗甚懼。度遣辯士遊說，客於趙、魏間。使說承宗，令割地入質以效順。故承宗求援於田弘正，由度使客諷動之，故兵不血刃，而承宗鼠伏。

十三年，李師道翻覆違命，詔宣武、義成、武寧、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。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，會李光顏等軍齊進。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，皆曰：「閫外之事，大將制之，既有奏陳，宜遂其請。」度獨以為不可，奏曰：「魏博一軍，不同諸道。過河之後，卻退不得，便須進擊，方見成功。若取黎陽渡河，既才離本界，便至滑州，徒有供餉之勞，又生顧望之勢。況弘正、光顏並少威斷，更相疑惑，必恐遷延。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。或慮不可。若欲於河南持重，則不如河北養威。不然，則且秣馬厲兵，候霜降水落，於楊劉渡河，直抵鄆州。但得至陽谷已來下營，則兵勢自盛，賊形自撓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矣。」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。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，距鄆州四十里築壘，賊勢果蹙。頃之，誅師道。

度執性不回，忠於事上，時政或有所闕，靡不極言之，故為奸臣皇甫鎛所構，憲宗不悅。十四年，檢校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。

穆宗即位，長慶元年秋，張弘靖為幽州軍所囚，田弘正於鎮州遇害，朱克融、王廷湊復亂河朔，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。時驕主荒僻，輔相庸才，制置非宜，致其復亂。雖李光顏、烏重胤等稱為名將，以十數萬兵擊賊，無尺寸之功。蓋以勢既橫流，無能復振。然度受命之日，搜兵補卒，不遑寢息。自董西師，臨於賊境，屠城斬將，屢以捷聞。穆宗深嘉其忠款，中使撫諭無虛月，進位檢校司空，兼充押北山諸蕃使。

時翰林學士元稹，交結內官，求為宰相，與知樞密魏弘簡為刎頸之交。稹雖與度無憾，然頗忌前達加於己上。度方用兵山東，每處置軍事，有所論奏，多為稹輩所持。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，度在軍上疏論之曰：

臣聞主聖臣直。今既遇聖主，輒為直臣，上答殊私，下塞群謗，誓除國蠹，無以家為。苟獻替之可行，何性命之足惜？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，光啟雄圖，方殄頑人之風，以立太平之事。而逆豎構亂，震驚山東；奸臣作朋，撓敗國政。陛下欲掃蕩幽、鎮，宜肅清朝廷。何者？為患有大小，議事有先後。河朔逆賊，只亂山東；禁闈奸臣，必亂天下。是則河朔患小，禁闈患大。小者，臣等與諸戎臣必能翦滅；大者，非陛下制斷，非陛下覺悟，無計驅除。今文武百僚，中外萬品，有心者無不憤忿，有口者無不咨嗟。直以威權方重，獎用方深，無所畏避，不敢抵觸，恐事未行禍已及，不為國計，且為身謀。

臣比者猶思隱忍，不願發明。一則以罪惡如山，怨謗如雷，伏料聖明，必自誅殛；一則以四方無事，萬樞且過，雖紀綱潛壞，賄賂公行，俟其貫盈，必自顛覆。今屬兇徒擾攘，宸衷憂軫，凡有制命，計於安危。痛此奸邪，恣行欺罔，幹亂聖略，非止一途。又翰苑舊臣，結為朋黨，陛下聽其所說，更訪於近臣，私相計會，更唱疊和，蔽惑聰明。所以臣自兵興已來，所陳章疏，事皆要切，所奉書詔，多有參差。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，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。

臣素知佞幸，亦無讎嫌，只是昨者，臣請乘傳詣闕，面陳戎事，奸臣之徒，最所畏懼。知臣若到御坐之前，必能悉數其過，以此百計止臣此行。臣又請領兵齊進，逐便攻討，奸臣之黨，曲加阻礙。恐臣統率諸道，或有成功，進退皆受羈牽，意見悉遭蔽塞。復共一二憸狡，同辭合力。或兩道招撫，逗留旬時；或遣蔚州行營，拖曳日月。但欲令臣失

所，使臣無成，則天下理亂，山東勝負，悉不顧矣。為臣事君，一至於此。且陛下左右前後，忠良至多，亦有熟會典章，亦有飽諳師旅，足得任使，何獨斯人？以臣愚見，若朝中奸臣盡去，則河朔逆賊，不討而自平；若朝中奸臣尚在，則逆賊縱平無益。

臣讀國史，知代宗朝蕃戎侵軼，直犯都城。代宗不知，蓋被程元振蒙蔽，幾危社稷。當時柳伉，乃太常一博士耳，猶能抗表歸罪，為國除害。今臣年處，兼總將相，豈肯坐觀兇邪，有噎日月。不勝感憤嫉惡之至！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。倘陛下未信忠言，猶惑奸黨，伏乞出臣此表，令三事大夫與百僚集議。彼不受責，臣合伏辜，天鑒孔明，照臣肝血。但得天下之人，知臣不負陛下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

繼上三章，辭情激切。穆宗雖不悅，雖懼大臣正議，乃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，罷元稹內職。然寵稹之意未衰。俄拜稹平章事，尋罷度兵權，守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充東都留守。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門者日二三。帝知其諫，不即被召，皆上疏言：時未偃兵，度有將相全才，不宜置之散地。帝以章疏旁午，無如之何，知人情在度，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。及元稹為相，請上罷兵，洗雪廷湊、克融，解深州之圍，蓋欲罷度兵柄故也。

二年三月，度至京師。既見，先敘克融、廷湊暴亂河朔，受命討賊無功；次陳除職東都，許令入覲。辭和氣勁，感動左右。度伏奏龍墀，涕泗嗚咽，帝為之動容，口自諭之曰：「所謝知，朕於延英待卿。」

初，人以度無左右之助，為奸邪排擯，雖度勛德，恐不能感動人主。及度奏河北事，慷慨激切，揚於殿廷，在位者無不聳動。雖武夫貴介，亦有咨嗟出涕者。翌日，以度守司徒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淮南節度使，進階光祿大夫。

時朱克融、王廷湊雖受朝廷節鉞，未解深州之圍。度初發太原，與二鎮書，諭以大義。克融解圍而去，廷湊亦退舍。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，穆宗甚喜。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，更命度致書與廷湊。度沿路奉詔，中使得度書云：「朝謝後，即歸留務。恐廷湊知度無兵權，即背前約，請度易之。」中使乃進度書草，具奏其事。及度至京師，進退明辯，帝方憂深州之圍，遂授度淮南節度使。

先是，監軍使劉承偕恃寵淩節度使劉悟，三軍憤發大噪，擒承偕，欲殺之。已殺其二傔，悟救之獲免，而囚承偕。詔遣歸京，悟托以軍情，不時奉詔。至是，宰臣延英奏事，度亦在列。上顧謂度曰：「劉悟拘承偕而不遣，如何處置？」度辭以蕃臣不合議軍國事。

上固問之，且曰：「劉悟負我，我以僕射寵之，近又賜絹五百萬疋，不思報功，翻縱軍眾淩辱監軍，我實難奈此事。」度對曰：「承偕在昭義不法，臣盡知之，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，數論其事。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，仍持悟書將去，欲自奏，不知奏否？」上曰：「我都不知，悟何不密奏其事，我豈不能處置？」度曰：「劉悟武臣，不知大臣體例。雖然，臣竊以悟縱有密奏，陛下必不能處置。今日事狀如此，臣等面論，陛下猶未能決，悟單辭豈能動聖聽哉？」上曰：「前事勿論，直言此時如何處置？」度曰：「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，使天下戎臣為陛下死節，唯有下半紙詔書，言任使不明，致承偕亂法如此，令悟集三軍斬之。如此，則萬方畢命，群盜破膽，天下無事矣。苟不能如此，雖與劉悟改官賜絹，臣亦恐於事無益。」上俛首良久，曰：「朕不惜承偕。緣是太后養子，今被囚縶，太后未知，如卿處置未得，可更議其宜。」度與王播等復奏曰：「但配流遠惡處，承偕必得出。」上以為然，承偕果得歸。

度方受冊司徒，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，逐節度使崔群，自稱留後。朝廷駭懼，即日宣制，以度守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復知政事。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。度與李逢吉素不協。度自太原入朝，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，足能構度，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，為兵部尚書。度既復知政事，而魏弘簡、劉承偕之黨在禁中。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，因醫人鄭註與中尉王守澄交結，內官皆為之助。五月，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王府司馬於方受元稹所使，結客欲刺裴度。詔左僕射韓皐、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鞫於方之獄。未竟，罷元稹為同州刺史，罷度為左僕射，李逢吉代度為宰相。自是，逢吉之黨李仲言、張又新、李續等，內結中官，外扇朝士，立朋黨以沮度，時號「八關十六子」，皆交結相關之人數也。而度之醜譽日聞，俄出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，不帶平章事。

長慶四年，襄陽節度使牛元翼卒。其家先在鎮州，朝廷累遣中使取之，王廷湊遷延不遣。至是，聞元翼卒，乃盡屠其家。昭潛皇帝聞之，嗟惋累日，因嘆宰輔非才，致奸臣悖逆如此。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曰：

臣聞汲黯在朝，淮南不敢謀叛；幹木處魏，諸侯不敢加兵。王霸之理，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，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。臣伏以裴度勛高中夏，聲播外夷，廷湊、克融皆憚其用，吐蕃、回鶻悉服其名。今若置之巖廊，委其參決，西夷北虜，未測中華；河北山東，必稟廟算。況幽、鎮未靜，尤資重臣。管仲曰：「人離而聽之則愚，合而聽之則聖。」理亂之本，非有他術，順人則理，違人則亂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，恨無蕭、曹。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，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，云雖有廉頗、李牧不能用也。

夫御宰相，當委之信之，親之禮之。如於事不效，於國無勞，則置之散僚，黜之遠郡。如此，則在位者不敢不勵，將進者不敢苟求。陛下存終始之分，但不永棄，則君臣之厚也。今進皆負四海責望，退不失六部尚書，不肖者無因而勸。臣與李逢吉素無讎嫌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。今之所陳，上答聖明，下達君議，披肝感激，伏地涕流。伏望鑒臣愛君，矜臣體國，則天下幸甚。

昭潛愕然省悟，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，謂處厚曰：「度曾為宰相，何無平章事？」處厚因奏：「為逢吉所擠，度自僕射出鎮興元，遂於舊使銜中減落。」帝曰：「何至是也。」翌日下制，復兼同平章事。

然逢吉之黨，巧為毀沮，恐度復用。有陳留人武昭者，性果敢而辯舌。度之討淮西也，昭求進於軍門，乃令入蔡州說吳元濟。元濟臨之以兵，昭氣色自若，善待而還。度以為可用，署之軍職，隨度鎮太原，奏授石州刺史。罷郡，除袁王府長史。昭既在散位，心微悒郁，而有怨逢吉之言。而奸邪之黨，使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事，言武昭欲謀害李逢吉。獄具，而武昭死，蓋欲訐度舊事以汙之也。然士君子公論，皆佑度而罪逢吉。天子漸明其端，每中使過興元，必傳密旨撫諭，且有徵還之約。

寶歷元年十一月，度疏請入覲京師。明年正月，度至，帝禮遇隆厚，數日，宣制復知政事。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輿者，尤出死力。度自興元請入朝也，權輿上疏曰：「度名應圖讖，宅據岡原，不召自來，其心可見。」先是奸黨忌度，作謠辭云：「非衣小兒坦其腹，天上有口被驅逐。」「天口」言度嘗平吳元濟也。又帝城東西，橫亙六崗，合《易象乾》卦之數。度平樂里第，偶當第五崗，故權輿取為語辭。昭潛雖少年，深明其誣謗，獎度之意不衰，奸邪無能措言。

時昭潛欲行幸洛陽，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，累疏論列，帝正色曰：「朕去意已定。其從官宮人，悉令自備糗糧，不勞百姓供饋。」逢吉頓首言曰：「東都千里而近，宮闕具存，以時巡遊，固亦常典。但以法駕一動，事須備儀，千乘萬騎，不可減省。縱不費用絕廣，亦須豐儉得宜，豈可自備糗糧，頓失大體？今干戈未甚戢，邊鄙未甚寧，恐人心動搖，伏乞稍回宸慮。」帝不聽，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往東都已來，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。朝廷方懷憂恐，會度自興元來，因延英奏事，帝語及巡幸。度曰：「國家營創兩都，蓋備巡幸。然自艱難已來，此事遂絕。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、百司廨署，悉多荒廢。陛下必欲行幸，亦須稍稍修葺。一年半歲後，方可議行。」帝曰：「群臣意不及此，但云不合去。若如卿奏，不行亦得止後期。」旋又朱克融、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，助修東都，

帝遂停東幸。

幽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，奏稱衣段疏薄；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，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，約三十萬端匹；又請助丁匠五千修東都。上憂其不遜，問宰臣曰：「克融所奏，如何處分？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，便索春衣使，可乎？」度對曰：「克融家本兇族，無故又行淩悖，必將滅亡，陛下不足為慮。譬如一豺虎，於山林間自吼自躍，但不以為事，則自無能為。此賊只敢於巢穴中無禮，動即不得。今亦不須遣使宣慰，亦不要索所留敕使，但更緩旬日已來，與一詔云：『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，待到，我當有處分。所賜卿春衣，有司制造不謹，我甚要知之，已令科處。』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，固是虛語。臣料賊中，必出不得，今欲直挫其奸意，即報云：『卿所請丁匠修宮闕，可速遣來，已敕魏博等道，令所在排比供擬。』料得此詔，必章惶失計。若未能如此，猶示含容，則報云：『東都宮闕，所要修葺，事在有司，不假卿遣丁匠遠來。又所言三軍春衣，自是本道常事。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，皆緣征發，須是優恩，若尋常則無此例。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疋，只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。卿宜知悉。』只如此處分即得，陛下更不要介意。」上從之，遂進詔章，至皆如度所料。不旬日，幽州殺克融並其二子。

時帝童年驕縱，倦接群臣。度從容奏曰：「比者，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。天下人心，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，乃至河北賊臣遠聞，亦皆聳聽。自兩月已來，入閤開延英稍稀，或恐大段公事須稟睿謀者，有所擁滯。伏冀陛下乘涼數坐，以廣延問。伏以頤養聖躬，在於順適時候。若飲食有節，寢興有常，四體唯和，萬壽可保。道書云：『春夏早起，取雞鳴時；秋冬晏起，取日出時。』蓋在陽則欲及陰涼，在陰則欲及溫暖。今陛下憂勤庶政，親覽萬機，每御延英，召臣等奏對，方屬盛夏，宜在清晨。如至巳午之間，即當炎赫之際，雖日昃忘食，不憚其勞，仰瞻宸旒，亦似煩熱。臣等已曾陳論，切望聽納。」自後，視事稍頻。

未幾，兼領度支。屬盜起禁闈，宮車晏駕，度與中貴人密謀，誅劉克明等，迎江王立為天子。以功加門下侍郎、集賢殿大學士、太清宮使，餘如故。以贊導之勛，進階特進。

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，其子同捷竊弄兵柄，以求繼襲。度請行誅伐，逾年而同捷誅。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，請歸諸有司。詔從之。賜實封三百戶。

度年高多病，上疏懇辭機務，恩禮彌厚。文宗遣御醫診視，日令中使撫問。四年六月，詔曰：

昔漢以孔光降置幾之詔，晉以鄭沖申奉冊之命。雖優隆耆德，顯重元臣，而議政不及於咨詢，用禮止在於安逸。朕勤求至理，所寶唯賢，顧諟舊勞，敢不加敬。由是委宰制於大政，釋參決於繁務。時因聽斷，誠望弼諧，遷秩上公，式是殊寵。特進、守司徒、兼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充集賢殿大學士、上柱國、晉國公、食邑三千戶、食實封三百戶裴度，稟河嶽之英靈，受乾坤之間氣；珪璋特達，城府洞開。外茂九功，內苞一德。器為社稷之鎮，才實邦國之楨。故能祗事累朝，宣融景化。
在憲宗時，掃滌區宇，爾則有出車殄寇之勛；在穆宗時，混同文軌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；在敬宗時，阜康兆庶，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勤。迨弼朕躬，總齊方夏，爾則有吊伐底寧之力。皆不遺廟算，布在簡編，功利及人，不可悉數。而朝論益重，我心實知。方用皐陶之謨，適值留侯之疾，瀝懇牢讓，備列奏章，塞詔上言，動形顏色。果聞勿藥之喜，更俟調鼎之功，而體力未和，音容尚阻。不有優崇之命，孰彰寵待之恩？宜其協贊機衡，弘敷教典；論道而儀刑卿士，宣德而鎮撫華夷。嗇養精神，保綏福履，為國元老，毗予一人。可司徒、平章軍國重事，待疾損日，每三日、五日一度入中書。散官勛封實封如故。仍備禮冊命。

度表辭曰：「伏以公臺崇禮，典冊盛儀，庸臣當之，實謂忝越。況累承寵命，亦為便蕃，前後三度，已行此禮。令臣猶參樞近，竊懼無以弼諧，重此勞煩，有靦面目。伏乞天恩且課臣效官，責臣實事，冊命之儀，特賜停罷。則素餐高位，空負恥於中心；弁冕輕車，免譏誚於眾口。」優詔從之。九月，加守司徒、兼侍中、襄州刺史，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、臨漢監牧等使。

度素稱堅正，事上不回，故累為奸邪所排，幾至顛沛。及晚節，稍浮沈以避禍。初，度支鹽鐵使王播，廣事進奉以希寵，度亦掇拾羨餘以效播，士君子少之。復引韋厚叔、南卓為補闕拾遺，俾彌縫結納，為目安之計。而後進宰相李宗閔、牛僧孺等不悅其所為，故因度謝病罷相位，復出為襄陽節度。

初，元和十四年，於襄陽置臨漢監牧。廢百姓田四百頃，其牧馬三千二百餘匹。度以牧馬數少，虛廢民田，奏罷之，除其使名。八年三月，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，充東都留守。九年十月，進位中書令。十一月，誅李訓、王涯、賈餗、舒元輿等四宰相，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；下獄訊劾，欲加流竄。度上疏理之，全活者數十家。

自是，中官用事，衣冠道喪。度以年及懸輿，王綱版蕩，不復以出處為意。東都立第於

集賢里，築山穿池，竹木叢萃，有風亭水榭，梯橋架閣，島嶼回環，極都城之勝概。又於午橋創別墅，花木萬株；中起涼臺暑館，名曰「綠野堂」。引甘水貫其中，醽引脈分，映帶左右。度視事之隙，與詩人白居易、劉禹錫酣宴終日，高歌放言，以詩酒琴書自樂，當時名士，皆從之遊。每有人士自都還京，文宗必先問之曰：「卿見裴度否？」

上以其足疾，不便朝謁，而年未甚衰，開成二年五月，復以本官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。詔出，度累表固辭老疾，不願更典兵權。優詔不允。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弘往東都宣旨曰：「卿雖多病，年未甚老，為朕臥鎮北門可也。」促令上路，度不獲已，之任。三年冬，病甚，乞還東都養病。四年正月，詔許還京，拜中書令。以疾未任朝謝。詔曰：「司徒、中書令度，綽有大勛，累居臺鼎。今以疾恙，未任謝上，其本官俸料，宜自計日支給。」又遣國醫就第診視。

屬上巳曲江賜宴，群臣賦詩，度以疾不能赴。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：「註想待元老，識君恨不早。我家柱石衰，憂來學丘禱。」仍賜御劄曰：「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，故令示此。卿疾恙未痊，固無心力，但異日進來。春時俗說難於將攝，勉加調護，速就和平。千百胸懷，不具一二。藥物所須，無憚奏請之煩也。」御劄及門，而度已薨，四年三月四日也。上聞之，震悼久之，重令繕寫，置之靈座。時年七十五，冊贈太傅，輟朝四日，贈賻加等。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，所須皆官給。

上怪度無遺表。中使問之，家人進其稿草。其旨以未定儲貳為憂，言不及家事。

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，數年之間，翔泳清切。逢時艱否，而能奮命決策，橫身討賊，為中興宗臣。當元和、長慶間，亂臣賊子，蓄銳喪氣，憚度之威稜。度狀貌不逾中人，而風彩俊爽，占對雄辯，觀聽者為之聳然。時有奉使絕域者，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，狀貌孰似，天子用否？其威名播於憬俗，為華夷畏服也如此。時威望德業，侔於郭子儀，出入中外，以身系國之安危、時之輕重者二十年。凡命將相，無賢不肖，皆推度為首，其為士君子愛重也如此。雖江左王導、謝安坐鎮雅俗，而訏謨方略，度又過之。

有子五人：識、譔、讓、諗、議。

度子 識

識以廕授官，累遷至通議大夫、檢校右散騎常侍、壽州刺史、本州團練使、上柱國、襲

晉國公、食邑三千戶、實封一百五十戶，賜紫金魚袋。大中初，改潭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河南都團練觀察使。八年，加檢校戶部尚書、鳳翔尹、鳳翔隴右節度使。十一年，本官移許州刺史、忠武軍節度、陳許觀察等使。

度子 譔

譔，長慶元年登進士第。

度子 讓

讓初任京光府參軍，太和中度鎮襄陽，奏乞讓從行。

度子 諗

諗，大中五年，自大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、御史大夫、宣州刺史、宣歙觀察使、上柱國、河東男、食邑三百戶，賜紫金魚袋，入朝權知刑部侍郎。兄弟並列方鎮，時人榮之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德宗懲建中之難，姑息藩臣，貞元季年，威令衰削。章武皇帝志據宿憤，廷訪嘉猷。始得杜邠公，用高崇文誅劉辟。中得武丞相，運籌訓戎，贊成睿斷。終得裴晉公，耀武伸威，竟殄兩河宿盜。雄哉，章武之果斷也！晉公以書生素業，致位臺衡，逢進遘屯，扼腕兇醜，誓以身徇，不亦壯乎！夫人臣事君，唯忠與義。大則以訏謨排禍難，小則以讜正匡過失，內不慮身計，外不恤人言，古人所難也。晉公能之，誠社稷之良臣，股肱之賢相；元和中興之力，公胡讓焉！昔仲尼嘆周室陵遲，齊桓霸翼，而有微管之論。嘗承宗、師道之濟惡也，奸人遍四海，刺客滿京師。乃至關吏禁兵，附賊陰計，議臣言未出口，刃已揕胸。苟非死義之臣，孰肯橫身冒難，以輔天子者？苟裴令不用，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。臣所以明左衽之嘆，宣聖獎賢之深。

贊

贊曰：晉公伐叛，以身犯難。用之則治，舍之則亂。公去巖廊，復失冀方。穎、植之謀，信為不臧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